

## 第二章 知识与企业家才能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企业家才能的概念和特征。这个概念对奥地利学派来说是基本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企业家才能的本质，以及企业家的知识在其市场行为中的经济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动态市场过程的协调趋势，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学派的思想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分析。

### 企业家才能的定义

从广义或一般意义上讲，企业家才能 (*entrepreneurship*) 实际上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人的行为 (*human action*) 概念相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任何调整当前行为以实现未来目标的人都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尽管乍看起来，这个定义似乎太宽泛，与当前的语言用法不一致，但是我们要知道，*entrepreneurship* 在词源学上与 *enterprise* (在西班牙语中是 *empresa*) 这个词原始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西班牙语 *empresa* 和法语、英语 *entrepreneur* 在词源学上都源于拉丁语动词 *in prehendo-endi-ensum*，它的意思是“去发现、去看、去感知、去认识和去俘获”；而拉丁词 *in prehensa* 明显包含了“行动”和“去拿、去抓”之意。简而言之，*empresa* 与“行动”同意。在法国，长久以来 *entrepreneur* 这个词传达

的是这一思想——自从中世纪中期（11—13世纪）以来，实际上它指的是那些负责完成重要的，一般来说与战争任务相关的人，或被委托负责大教堂建设项目的人。在《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西班牙语词典》中，*empresa* 的意思是“坚定地实施艰巨的、困难的行为”。*empresa* 这个词在中世纪就已经得到使用了，它指的是一定级别的骑士所佩戴的标识，用以表明他们遵从誓言，承诺履行某些重要行为。把“企业”（enterprise）被视为“行为”（action）的思想，势必是与一种进取（enterprising）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它是由不断地渴求找到、发现、创造或确定新的目标和手段所构成的（所有这些，都与上面提到的 *in prehendo* 一词的词源学含义相吻合）。

从严格意义上说，企业家才能本质上是由发现或觉察机会来实现某个目的、去获得收益或利润，以及采取行动来利用环境中产生的这些机会所组成的。科兹纳认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与一种特殊的警觉（alertness）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一种能使一个人发现和把握他周遭发生的事情的持续警惕性（Kirzner, 1973: 65）。科兹纳使用英语词汇 *alertness* 或许是因为 *entrepreneurship* 源于法文，该词在英语中并不能使人像在法语、西班牙语中那样迅速联想起 *prehendo* 的意义。无论如何，西班牙语形容词 *perspicaz* 十分适合于指称“企业家才能”，因为正如《西班牙皇家语言科学院西班牙语词典》所告诉我们的，它指的是“有远见的、非常锐利的眼光”。另外，“投机者”（speculator）这个词在词源学上源于拉丁文 *specula*，原是指某些塔，在上面可以看到所有从远处靠近的人。因此，这些字词与企业家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估计那些行动的未来结果并实施这些行动时所从事的活动相切合。尽管西班牙语 *el estar alerta* 也可以用来指称企业家才能，因为它有“注意”或“警惕”之意，但是相比 *perspicaz*，它似乎较不适合，也许是因为这个说法明显更多地含有静态的意味。

## 信息、知识和企业家才能

为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企业家才能有更为全面的理解，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企业家才能如何调整或改变行为者拥有的信息或知识。创造、感知或认识新的目标和手段意味着调整行为者的知识，也就是他或她发现以前不曾拥有的信息。另外，这一发现也改变了行为主体所拥有的信息或知识的整个图景或背景。我们必须问下面这个基本的问题：与发挥企业家才能相关的信息或知识的特征是什么？现在我们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家知识的六个基本特征进行详细的考察：

1. 它是主观的和实践的，而非科学的知识。
2. 它是排他性的知识。
3. 它是分散在所有男人和女人头脑中的知识。
4. 它主要是隐含知识，因此也是不可言说的知识。
5. 它是通过发挥企业家才能，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知识。
6. 它是能够被传递的知识，主要是在无意识中，是通过被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视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传递的。

### 主观的、实践的而非科学的知识

我们正在分析的对人类行为至关重要的知识，首先是主观的和实践的，而不是科学的。实践知识是指那些不能用正式的方式表达的知识，也就是主体通过实践渐渐获得的知识，是那些在不同的情境中通过人类行为本身获得的知识。正如哈耶克所述，这是在各种特定的环境或主观的时空协调中至关重要的知识（Hayek, 1972: 51, 91）。简而言之，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它表现为行为者对于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或她相信的其他行为者所追求的目标。

标的信息和评价；它也包括行为者对于自己所拥有的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他或她认为在其具体行为情境中所有重要的（个人或其他性质的）限制条件的信息。

我们应该指出，把“实践知识”与“科学知识”区分开来的是迈克尔·奥克肖特（Oakeshott, 1991: 12, 15）。奥克肖特的区分类似于哈耶克对“分散知识”和“集中知识”的区分，或迈克尔·波兰尼强调的“隐含知识”与“明晰知识”之间的区分（Polanyi, 1959: 24 - 25），也类似于米塞斯区分的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和关于“类现象”的知识（Mises, 1996: 110 - 118）。表 2.1 总结了这四位学者各自如何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的知识。

表 2.1 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

学者	类型 A	类型 B
奥克肖特	实践的（传统的）	科学的（或技术的）
哈耶克	分散的	集中的
波兰尼	隐含的	可言说的
米塞斯	关于“唯一事件”的	关于“类现象”的



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有的科学知识（类型 B）都是建立在隐含的、不可言说的知识（类型 A）基础之上。另外，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类型 B）都会立刻导致新的、更富有成效和更强的实践知识（类型 A）。类似地，经济学也便是关于实践知识（类型 A）的创造和传递过程的科学知识（类型 B）的积累。哈耶克指出的将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的主要风险正在于此，即由于经济学是对类型 A 知识的理论化，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些“经济学家”或“社会工程师”能够以某种方法获得人们在企业家层面上不断地创造和使用的实践知识（类型 A）的具体内容。人们甚至可能

会完全无视实践知识的具体内容，正如奥克肖特已正确加以批评的：理性主义最危险、最夸张也最荒谬的观点是“宣称我所说的实践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或者宣称，准确地说，不存在不是技术知识的知识”（Oakeshott, 1991: 15）。

### 排他性的、分散的知识

实践知识是排他性的与分散的。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者拥有的信息只占社会中产生和传递的所有信息中的一丁点儿，但也只有他才拥有这点滴的信息，换句话说，只有他才能有意识地获取和解释这些信息。因此，每个行动并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人，都完全是以个人的、不可重复的方式为了实现某些目的或目标而行动的；这些目的或目标所反映的世界图景及相关的知识体系，只有行为者才能理解其中的丰富多彩和细微区别，外人是无从下手的。因此，我们所指的不是“给定”的知识，也不是每个人通过某些信息载体（如报纸、杂志、书籍、计算机等）都可获得的信息。相反，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知识本质上是实践的，是完全排他的，它只能在每一位进行创造性行动、构成社会并促进其发展的男人和女人的头脑之中找到。

### 隐含的、不可言说的知识

实践知识主要是隐含知识，是不可言说的。这意味着行为者知道怎么采取某些行动（know how，诀窍），但是他不能够辨别出是哪些因素或部分构成了他正在做的事物，他也不知道它们是真是假（know that，知是）。例如，当某人学习打高尔夫时，他学习的不是一套客观的科学规则：应用一系列的数学物理公式，做出必要的动作。相反，这个过程由学习大量实践的行为习惯构成。我们也可引用波兰尼的一个例子：一个人学习骑自行车时，他把车把转向

他开始倾倒的那一侧，用这种方式创造离心力使自行车保持平衡。然而，几乎没有一个骑车者意识到或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物理学原理。相反，骑车者事实上用的是他的“平衡感”，这种“平衡感”以某种方式告诉他为防止跌倒该怎么做。波兰尼甚至宣称隐含知识实际上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Polanyi, 1959: 24 - 25）。即使是最形式化与科学化的知识也无一例外起源于某种直觉或创造行为，直觉和创造行为便是隐含知识的体现。另外，我们通过公式、书本、图表以及地图等获得的新知识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不同的、更为丰富与更有价值的角度，重新组织我们整个实践的信息框架，这反过来为创造性直觉的发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实践知识的不可言说不仅可以从“静态”的角度得到说明，即任何语言表达的陈述要想传递信息的话，这必须通过已有的不可言说的信念与知识的解释之后才能实现；而且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得到说明，因为任何试图把事物表述清楚的智力过程本身本质上是不可言说的隐含知识。

另外一种不可言说但在社会的运行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知识是那些习惯、传统、制度以及司法和道德规则。它们构成法律使社会得以可能，同时尽管我们无法用语言对这些规则和制度在各种情境和社会过程中的准确功能作出具体的说明，也不能对其功能进行理论化，但是人类却学着去遵循它们。这同样适用于语言，还有比如，企业家用以进行经济计算以便指引行动的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它们由一组知识或一套实践技术构成，企业家可以借此在具体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达成目标的一般指导准则，尽管大多数的企业家并不能构建一个科学的会计理论，更不用说解释它是如何在使经济和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复杂的协调过程中起作用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企业家才能（发现和感知利润机会，并有意识地采取行动加以利用的本能）等同于隐含的不可言说的知识。

## 企业家才能的创造性本质

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不需要任何手段。这就是说，企业家才能不牵涉任何成本，因此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企业家才能的创造性一面，体现在它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利润，这种利润本质上是从“无”中产生的，我们将它称为纯企业家利润。要获得企业家利润，我们不需要先获得什么手段，而只需把企业家才能发挥好。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一下，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将产生三个极为重要的效果：首先，企业家才能创造出以前不曾存在的信息；其次，这个信息通过市场传递开来；第三，企业家行为教育有关的经济主体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些由于企业家才能的作用而产生的效果是那么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们逐一进行详细分析。

## 信息的创造

每一个企业家行为都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新的信息，这种创造是在最初采取企业家行为的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假设有一个人我们称为 C，他发现了一个利润机会，这时新的信息便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一旦 C 采取行动，比如说与 A 和 B 接触，从 B 那里较为便宜地购买 B 富余的一种资源，并以较高的价格卖给急需这种资源的 A，那么新的信息也在 A 和 B 的头脑中产生了。A 认识到他所缺乏的用以实现目标急需的资源在市场其他地方存在，且丰裕程度超过他的预期，因此他现在可以着手实施以前认为这种资源稀缺而没有实施的行动。在 B 这一方，他认识到手头他评价不高的大量资源是他人急需的，因此他会把它卖个好价钱。

## 信息的传递

企业家创造信息意味着信息在市场中传递。将某物转移给某人，实际上是使那个人在头脑中产生部分他人已经发现或创造的信息。

严格地说，虽然上述例子已经把“他的资源是重要的，他不应该浪费”的信息传递给了 B，把“他可以继续追求自己设定的、先前由于缺少资源而搁置的目标”传递给了 A，但是其中还有更多的信息在传递。实际上，市场价格是一种极为强大的交流体系，因为它们以极低的成本连续不断地传递了大量的信息，一方面把“相关的资源应该节省使用，因为有人对它有需求”的信息传递到整个市场或社会，同时另一方面，所有那些认为这种资源不存在而没有行动的人，可以获得这种资源，并继续相应的行动计划。从逻辑上讲，重要的信息总是主观的，仅存在于能够解释或发现它的人之中，因此，创造、感知并传递信息的总是人类。“信息是客观的”这一错误观念源自于这一事实：部分通过企业家才能创造出来的主观信息是用各种符号（如价格、制度、规则以及“企业”等）“客观地”表现出来，它们可以被很多人在其特定的行动背景下加以发现和主观解释，因此方便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的、新的主观信息的创造。然而，尽管表现方式看上去是客观的，但社会信息的传递本质上是隐含的和主观的，也就是说，信息不能清晰地用言语表达，它的传递是支离破碎的。（实际上，只有协调社会过程所必需的最低数量的信息，是被主观地交流和接收的。）上述机制使得人们能够把人类有限的思维能力用到创造、发现和传递新信息中去，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 学习效应：协调与调整

最后，我们必须关注行为者如何学会根据对方的行为来调整自

己的行为。沿用前例，由于 C 最初的企业家行为，B 不再挥霍他拥有的资源，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加以保存。而 A 开始期望利用这种资源，启动以前无法做到的计划以实现其目的。因此，他们都学会用一种协调的方式行动，也就是说，他们会约束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对方的需求。另外，他们是以一种最好的方式学习进行相互协调，即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学习，是自主地 (*motu proprio*) 追求自己特定的目标和利益。这就是使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那个简单而有效的神奇过程的核心。最后，我们注意到，C 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不仅使 A 和 B 之间实现了以前没有的协调，而且也使他们在各自的行动背景中使用了以前没有的数据或信息进行经济计算，使得他们更有可能实现其目标。简而言之，正是在企业家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使每一个行为者得以进行经济计算，据以对不同的可替代方案或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那么每一个行为者恰当地进行计算或估计每一种可替代行为的价值所需的必要信息就不会产生。总之，没有企业家才能，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而且正如米塞斯与哈耶克所发现的，它也是论证计划经济经济计算不可能性的核心，对此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再进行讨论。

以上观点，构成了社会科学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学理，从中我们可以总结说，企业家才能无疑是最典型的社会功能，它通过调整和协调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没有企业家才能，社会将无法存在。

## 基本原则

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视角看，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具体地发挥了企业家才能（尽管在实践中，这正是最重要的问题），而是存在一种没有对企业家才能的自由发挥施加制度或法律强制的环境，从而

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充分发挥其企业家才能以创造新信息，以及利用他们在各自情境中发现的排他性的、实践的信息。因此，从政治上来说，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都是自由主义哲学家，他们都致力于维护不受控制（uncontrolled）的市场经济，这绝非巧合。

要深入地研究这种激励人们在所有场合都以企业家的方式行事的本能力量的起源，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心理学家的任务。在这里，我们仅仅强调下面这个基本原则：人们会去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信息，因此，假如他们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提升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两点都会成为激励他们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动机，使他们不断地感知和发现对实现其目标至关重要的实践信息。反之也成立。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假如（通过法律、制度或传统习惯的限制，或者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对人们在社会生活某一领域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加以限制或者予以禁止，那么人们甚至将不会考虑在那个受限制或禁止的领域内完成目标的可能性，因此，既然目标不可能实现，它们也就不会有激励作用，行为者也将不再去感知或发现对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的任何实践信息。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影响的人甚至不会意识到那些由于制度限制而不再具有可实现性的目标的数量之多和价值之大。

最后，我们要记住，每一个行为者都拥有点滴的实践信息，它是行为者发现并用来实现目的的。只有行为者才有这种信息，也就是说，只有他拥有这种信息并有意识加以解释。显然，我们所指的并不是发表在杂志、图书、报纸上或存储在计算机里或以数据形式表达的信息。对社会至关重要的信息或知识只是那些在特定历史时刻被人们意识到的信息或知识，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隐含的。因此，每当人们采取行动发挥企业家才能时，都是以独特的、个人的和不可重复的方式，去实现某些目标，或塑造所欲求的世界景象，所有这些都起到了激励的作用，而且只有行为者才能在各自不同的情境中对这些方式进行把握和理解。这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目标和具体情境去获得特定知识或信息，没有两个

人的情形会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不要忽视任何人的企业家才能，这至关重要。甚至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那些最缺乏正式知识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至少拥有点滴的知识或信息，它们可能在社会事件的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从这点看，我们的“企业家才能”概念本质上具有人文主义 (humanistic) 的特质，使得奥地利学派学者理解和推进的经济学成为典型的人文科学。

## 竞争与企业家才能

“竞争” (competition) 这个词从词源学上看，来自于拉丁文 *cum petitio* (对于一件只能分配给一个所有者的事物，同时出现多个请求)，它由两部分组成，*cum*，其含义是“与” (with)；和 *petere*，其含义是“要求”、“攻击”和“寻找”。《韦氏词典》(第十一版)把“竞争”定义为“竞争对手之间的角逐”。因此，竞争是由“动态的对抗过程”，而不是由所谓的“完全竞争模型”构成的。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多个供给者生产同样的产品，并卖同样的价格，也就是说，在该状态中，其实没有竞争，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

根据其特征和定义，企业家才能总是竞争的。这意味着一旦行为者发现某些利润机会，并采取行动加以利用时，机会就消失了，其他人也就无法意识到和利用这一机会。类似地，假如行为者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一个利润机会，或者已经完全发现了但只是部分地利用了它，那么仍有部分潜在的机会等着其他人去发现和利用。因此，社会过程显然是竞争性的，不同的行为主体有意或无意地相互竞争，以期第一个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

每一种企业家行为都发现、协调并消除社会的不协调，企业家才能根本的竞争性特征使得任何行为者都不可能把那些已经被发现并得到协调的“不协调”旧瓶装新瓶，再发现和利用一遍。有人

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一旦企业家才能的力量已经揭示并穷尽了所有已存在的社会调整的可能性，并把它们都利用尽了，企业家驱动的社会过程就会逐渐式微，并最终停止或消失。然而，企业家的社会协调过程绝不可能停止和耗尽。这是因为这些协调行为同时意味着创造和传递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必然改变参与其中的企业家对目标与手段的一般认识。这种变化反过来会导致无数新的“不协调”状态出现，它们代表新的企业家利润机会，这个动态过程扩散开去，永无止境，导致文明的不断进步。换句话说，通过对其成员“失调”行为的协调，企业家才能不仅使社会生活有了可能，而且也使文明得以发展——不断创造新目标和新知识，并使其在整个社会中像波浪般扩展开来。另外，企业家才能还具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使这种发展在每一组历史环境下，实现人力所能及的协调和谐，因为随着文明的演进和新信息的出现而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失调”，都是被人类行为的企业家力量所发现和消除的。也就是说，企业家才能是凝聚社会，使之协调发展的力量，因为它使得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失调”得以协调。

因此，企业家过程催生某种连续不断的社会“大爆炸”，它使得知识的无限增长成为可能。不同于新古典的一般或局部均衡模型，奥地利学派范式是基于以持续扩张并趋向协调为特征的“一般动态过程”或“社会大爆炸”。有人甚至已经计算出，地球上知识扩张的极限是 $10^{64}$ 比特 (Barrow and Tipler, 1986: 658 - 677)，这相当于目前我们已知的物理增长极限的1 000 亿倍以上。这两位研究人员还用数学的方法指出，人类的文明所处的是一个可以无限地扩张其知识、财富和人口的空间。他们的计算都是建立在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主要贡献之上的。提普勒总结道：

关于经济增长的物理极限，不懂经济学的物理学家写了很多无意义的文章。只有当一个人正确地理解哈耶克的洞见，即经济系统所生产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非物质的知识时，才

可能正确地分析增长的物理极限。(Tipler, 1988: 4-5, 强调为我所加)

## 小结：奥地利学派的“社会”概念

作为结束语，我们将把“社会”定义为一个过程（也就是一种动态结构），它是自发的，因此也不是任何人有意识设计的；它是高度复杂的，因为它是由亿万个人构成的，他们具有无穷多的目标、口味、评价以及实践知识；它是由人们的交往（其基本构成是交易，这常常会产生出货币价格，并且交易总是根据某种规则、习惯或行动标准进行的）构成的。所有这些相互作用，都是受企业家能力量的激励和驱动的，它连续地创造、发现和传递信息或知识；正是它通过竞争，调整与协调不同个体间相矛盾的计划，从而使人们在一个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环境中得以共存。

经济科学正应该以上面描述的社会过程为研究的中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分析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如何使我们利用数量极大的实践知识的，这种知识并不是以固结的形式 (consolidated form) 存在，而是分散在亿万个体的头脑中。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信息发现和传递的动态过程，一个由企业家才能持久地驱动，使个体的计划得以调整和协调，从而使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过程。这个过程，而且也只有这个过程构成了基本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主流的新古典范式的均衡研究提出特别的批评，哈耶克认为这种研究没有科学意义，因为它以所有的信息都已给定这一假设为前提，这样的话，根本性的经济问题早已经“解决”了。